





原件短缺

卷 54

列傳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孫肇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王
孫
肇

敬顯儔

平鑿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彦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卽基

子茂

孫攀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

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卽後預崔祖螭
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
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
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攀代神武乃引攀入帳
自爲吹火催促之攀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
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
今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旣士人子女又兼邑
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摠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
許攀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
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

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塞之計也。塞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塞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塞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塞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塞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塞常服棘刺，九李諧調之曰：「卿憑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塞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

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塞劇飲，塞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卽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勰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
氈下作軍書颯颯連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
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肆罵以
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
性急賔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况常然邪神
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
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
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
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
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

語

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
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
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
張徽纂竝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
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
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
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
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
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後
神武於羊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

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
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
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
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
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
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
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
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
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
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

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朝鎮前事願公慎之
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
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
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
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
受之而厚若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
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
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
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旣至而克之賞元

康金百鍊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齊朝命
元康以為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
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
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
竝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
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
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有難作固
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
可惜與賊爭力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
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

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統奚舍樂程賊死散都督王
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卒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
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
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
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
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
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
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
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

其二子指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
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
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與管
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先
州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
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
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
刺史劉貴鑠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
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
書教直付空紙即今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

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請署爲樹神武怒
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造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神
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
呼还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
人天下豈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余朱氏
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
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
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
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礼樂中原
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

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
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勲貴掠
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
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
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竟
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頓
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為露布弼即書絹曾
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
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異弼曰正是一
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恆如何弼曰在寬成

寬在恆成恆若論性體非恆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恆何
得非恆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恆若定是恆亦不
能為寬以非寬非恆所成雖異能成恆一上稱善引入經
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各理探味玄宗在軍恒
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鄉會梁貞陽
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
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
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為贈又令陳政要可為鑒誡者弼
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
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

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廻破侯景於渦陽後魏
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
帝嘆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遺王思政據潁州
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
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
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
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
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
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
爵為侯弼志在匡扶具知無不為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

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與邢邵崔挺東山共論名理邢以
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
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
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
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
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牘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
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
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及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
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竟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竟游往
而非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

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
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音於崔琰其
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
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爰乃見
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
官俱為郎中封靜菴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頰
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
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
潔為吏人懷之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

曰新注義苑竝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
作相致位察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
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
已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
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朶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
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
上因飲酒積其慤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姓
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竝得還鄴
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議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
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

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叟陳使主
吏部郎聘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
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
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
信之後廉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
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
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
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蠲
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

患耳不堪更職請脩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
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溲
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
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嶂山結壘拒守時
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
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比轉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
仍陷葛榮榮敗介休榮移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
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關孝莊以
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略及京都

淪虜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竝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重前尉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駮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余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余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余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頗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勸朝

廷從之徵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為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摠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為兖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境欣悅謨為政如在瑍丘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

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
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敷廣宗太守竇
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
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
鄉俗綰滯退綰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
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
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
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為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
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
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白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

者二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
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宴又襲嘉之聽用公物西魏
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
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一百疋班示天下卒於
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
嗜慾真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
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
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
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
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

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樞上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護前妻子子遠險薄護甚嫌之不以為子例時以護為後妻盧氏所謂神武亦以責護護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育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子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神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二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護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沈深有為量達於從政仕齊年思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逕迴亂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為新豐令政為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即拜為刺史鄉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逕迴之黨威愷由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冤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尔朱榮又為尔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璧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尔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警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

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拔壹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強濟深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利又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

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府霸府又有趙起徐
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頗以為相府騎兵
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元
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
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
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天
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
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並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府
僚佐及軌左右以賊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

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嘗近出今曜守帝
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驂門外久之催迫甚急
曜以夜深湏火至而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
卿欲劾到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
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
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重服飲食取
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
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
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
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

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為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首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貢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道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

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郡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然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惟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
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
早慧賜以名馬興亞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
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為文宣所知為領
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
曰何苦紘曰長夜苦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
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
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
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雀李舒逃
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曷古未有此

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
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
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
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
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
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
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虜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
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鑿誠二十四篇

敬顯雋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
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雋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

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
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
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
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屍歸
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
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揚文懿通大
義不爲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
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無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
供衣食俄奔介休榮榮大音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种

武起兵信都舉棄州自歸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
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
從之尋而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
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日而井
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
氣自立楊標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
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
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
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
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

爲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
敬嗣輕險無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爲晉州行
參軍爲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
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
曹以幹濟見知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
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
異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
征奚虜黃門侍郎表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爲割配遲留鞭
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

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請
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
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摠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
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
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
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曰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
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
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
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
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

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劾勞
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
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待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
如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
邕驛赴晉陽募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
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
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
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
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

田獵依令十一月月別三圍以為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
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藉各徙
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竝從之未
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
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舉放卿百
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
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
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
平錄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

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踈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
斛律孝卿搃騎兵事多自決邕侍舊一日為孝卿所輕鬱
快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恨
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為帝尋
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
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
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
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
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
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末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

條數甚多俱為害處及左丞彈劾

御注放免司空從事

中郎封長業大尉記室交書平濟聖為徵官錢違限邕各

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搥撻胡士至是大駭物望三子

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中卒於雁州刺史次子君

徹中書舍人隋成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

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中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

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今

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

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一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曰建字彥舉太原場邑人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

明解書計為同局一終天
梁乘中書舍人孝昭輔政
除大丞相騎兵參軍一清
除負外散騎常侍仍舍人
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一
悉細馬合數萬死在五臺山
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救建逸
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
違敕以便且從事戎馬無損
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
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
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勸
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豔
俱以典執兵馬致位相
幼弱俱為州都主簿男女
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

元文遙字德遠河津洛陽人

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

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
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
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
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乃河間邢邵試命文遙
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
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負外散
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
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
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今揚遵身每云
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

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睿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二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顏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

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摠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睿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獻見殺文遙由是出

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
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
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
徵入朝意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
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闕稍遷司勳
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
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
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
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
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為
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
原人也隱避秦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
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
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
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
歸服味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
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
靴無羶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
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

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
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
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
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
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
臺都官郎中臨發揮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
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喪夫乃披郡縣簿為
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雉將沒西魏將
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

便手率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
夢猶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
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吾夢驗矣即解思政佩
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
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
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為東南
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
下所營軍處士疾追思號趙行臺頭文宣璽書勞勉徵為
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
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且陽王武平二

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
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
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
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
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將大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
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
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眾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
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諫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暴
已未常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傳氏雅
有操識彥深三歲傳便孺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

深五歲傳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
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
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
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
仲將知名沈敏有文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
日儼然學法群書草隸雖與弟書書子終止云草不可
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
在宜爾是以前須錄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
黃門侍郎兼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
齊朝宰相善如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

中書侍郎顏紹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爲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使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祥中爲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

開陳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殊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云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

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聞對無有遺失
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
甚見嘉賞子琮妻胡氏亦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
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
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無遷散
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
武成深誠之曰晉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
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
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
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

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
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不舉喪至
尊年少恐王公武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
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矯
詔出叡外任等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
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
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
已經數日升殿之事行略比日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廢
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將成太后干政說趙王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

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
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
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
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墜增修宅宇以
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
別須籌議詔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常孝寬相要結龍
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為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
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父子琮舊
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
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

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類生間隙時
陸媼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
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媼及士開因發帝而立琅邪王儼以
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此言子琮教已太
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公就內省以乃茲
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之歸其家諸子乃搥槊聞庫車
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鑿頗慕存公及
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
女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承伯李承榮陽鄭庭堅並

其女婚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
具奏此事諸子竝坐此除名大忤以為言反被擢用子琮
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為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
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
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
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有道事人有死而已不
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表表江
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
門為賊帥翟讓所賁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

爾輩未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
罵言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
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怱博俱為尚書丞務郎王世
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曰壯武
長子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
父屍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即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
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
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往
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

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
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恩何以相過御史
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
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竝劾其贓罪皇建初
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皆叛其
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
一基初在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猶失
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具上
事料麤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牘膠加數日之
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疎獄訟

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本梳亦不
須作沉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若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
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恭將還遠近赴送莫
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在潁州騎突時陳元康為司
馬畢義雲為臺省基竝有聲譽義雲為刺史元康所目二取俱
有當世才力來皆當遠至唯知騎突任官過甚恐不自自
達陳畢後竝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慈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

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古象刑名之學子又就國子

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學言至志寢食家人恐成病常
節其燭及長必傳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各周平齊上柱
國王詔薦為之授陳州戶曹參軍隋文帝為其兩總管命掌書
記周武帝為家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歎曰此言豈常
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及隋
文為丞相以善召之言及疇昔其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各
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定審數自釋免者百
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徭
國人不欲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

隄防不固必致奔突有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
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
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
遣縣中耆舊更往敷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
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
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
不遜或答者乃云官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
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贖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
身死王事者子不退回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
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

參掌選重茂元工政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
翊衛大將軍宇文文競河東銀窰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
賜優厚按察去職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宇文大
將宿衛近侍侍階庭朝夕聞道震芮之風抑而不慕分
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貶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
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
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系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蹇
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
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
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
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泐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
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
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憫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
年

論曰孫騫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
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
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
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謹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
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
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

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
德之慟哭伏死靈光之拒關駐驂有古人之風焉顯德明
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虺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
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
明甚為朝臣所服爰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
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連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
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
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
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
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名選舊令史為之故縉紳之流耻居

其位受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韋斯流弊弘之在人固
為美矣司徒器度流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
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議其不能廷爭然
古稱九機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
功而無遺焉回便恐舟壑俱連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
望流譽乎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溺於賄貨
於此為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街衢之節即基政績有聞
荆之克荷堂稱美矣乎

列傳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